

近

JINDAI

代

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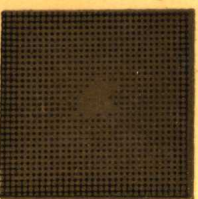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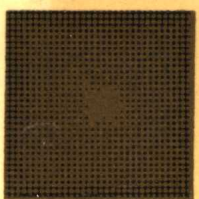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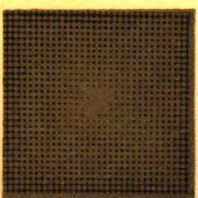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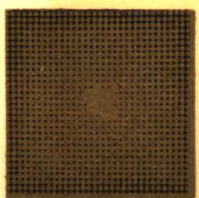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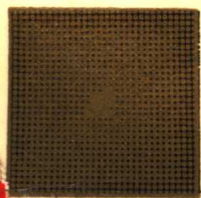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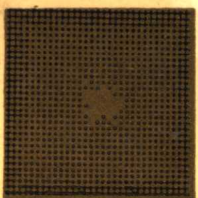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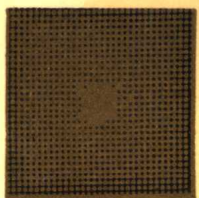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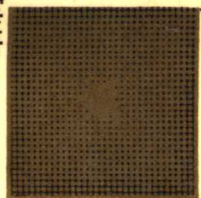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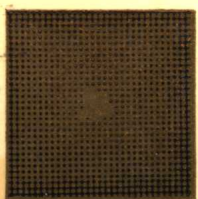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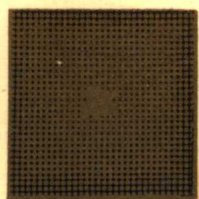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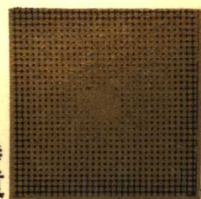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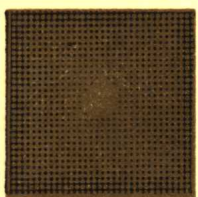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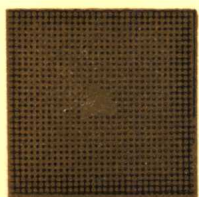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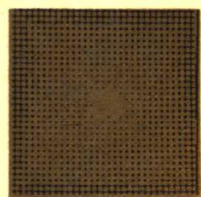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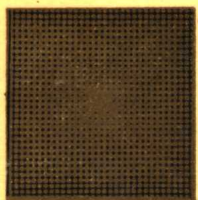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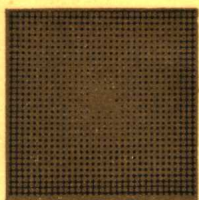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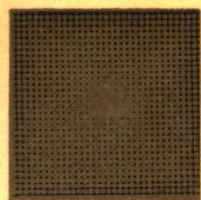
HANYU

语

概

GAILUN

论



袁宾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3



A01770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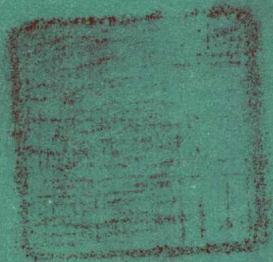
# 近代汉语概论

704875

H109.3  
Y831

JINDAI HANYU GAILUN  
袁 宾著

SHANGHAI JIAOYU CHUBANSHE  
上海教育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7 号

**近代汉语概论**

袁 宾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75 插页 4 字数 206,000

1992 年 6 月第 1 版 199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00 本

ISBN 7-5320-2503-9/G·2440 定价: (软精) 4.30 元

## 序

近代汉语主要以唐代以下、清代以前的实际语言为研究对象，其历史时段介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和古代、现代汉语一样，它是一门独立的具有重要意义的学科。这门学科在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起步较晚，起步之后，投入的人力也较少，所以迄今为止，对它的研究还很不充分。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各自都已拥有数以百计的通论性著作的时候，近代汉语的同类型著作连一本也没有！这对近代汉语乃至汉语史的研究和教学，对向广大读者普及近代汉语知识都造成了障碍和困难。毫无疑问，撰写《近代汉语概论》一类著作，是一项不容迟缓的工作。

“文革”之后的十余年来，近代汉语逐渐引起重视，研究者的队伍也逐渐扩大。目前该学科的研究状况是：某些领域、某些问题的研究较为深入，已取得了一大批成熟的重要的成果或者有参考价值的结论，但仍然存在大量的空白区，须要探讨的问题可以说所在皆是，学科内部各领域的研究进展也不平衡。如此研究现状，反过来，又给全面、系统地论述近代汉语造成了障碍和困难。因此，撰写《近代汉语概论》一类著作，又是一项很吃力的工作。

本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动笔的。初稿完成于1986年，当

时是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们上课的教材。以后，每年开学之前，都趁假期的闲暇作些修订，定稿于1989年春。书中有些具体问题，是我自己研究过的，写来较为从容，所占篇幅也较大。另有些问题，是动笔之前未曾研究或未仔细研究过的，只能搁下笔来，翻检资料，制作卡片，临时研究，难免有仓促之感。还有些问题，采用或综合了前辈、时贤的研究成果。凡有引用和借鉴，一律注明出处或开列参考书目，同时在这里向诸前辈时贤致谢！

尽管如此，毕竟本学科空白较多，加之本人才力微薄，所见有限，仍有一些须要论及的问题，力不从心，只能暂付阙如。然本书付梓之日，即是笔者从新读书、再度用功之始。愿将来此书重版的时候，能够弥补我此时心中的一份缺憾。

谢谢读者！

作 者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 目 录

壹 绪论	1
一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1
二 近代汉语的历史地位	6
三 近代汉语和历史文化	12
贰 文献	20
一 近代汉语文献语言的类型和特点	20
二 使用近代汉语文献应注意的问题	25
叁 研究方法	32
一 语言调查与合理假设	32
二 比较研究	38
三 综合研究	43
肆 语音	49
一 汉语音韵学概述	49

二	语音的发展	57
三	《中原音韵》音系	63
四	方言语音	69
<b>伍</b>	<b>词汇</b>	<b>76</b>
一	近代汉语词语新貌	76
二	词的结构	81
三	词的意义	88
四	同步引申	96
五	词语的历史演变和地域差异	101
六	模式词语	107
七	倒序词语	113
八	倒反词语	119
九	偏义词语	123
十	词语训释法	130
<b>陆</b>	<b>语法</b>	<b>137</b>
一	语法研究的若干视角	137
二	词缀	145
三	数量词	166
四	代词	172
五	介词和连词	189
六	助词	198
七	判断句	216
八	疑问句	224
九	祈使句	232
十	被动句	237

十一 处置句.....	246
十二 复句.....	254

附录

引例、参考主要书目.....	269
----------------	-----



# 壹 绪 论

## 一 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

近代汉语是一门语言历史学科。研究这门学科理应确定或大致确定其历史范围。拿有些学者的话来说，就是应该弄清近代汉语的上下年限。

这是一个尚未经过充分讨论的问题。学术界已有的几种意见也不很一致。“近代汉语”这个名称，吕叔湘在四十年代写作的有关论文中已经使用（见吕著《汉语语法论文集》）。王力在他五十年代完成的《汉语史稿》第一章第六节《汉语史的分期》中曾经提出将汉语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阶段的意见，其中近代汉语的上下限是：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

以后，潘允中在《汉语语法史概要》（1982年）一书中认为：

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史的近代时期。（见该书第二章第三节《近代语法的特点》）

不久前，吕叔湘在他的《近代汉语指代词》（1985年）一书的序中提出：

以晚唐五代为界，把汉语的历史分成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两个大的阶段是比较合适的。至于现代汉语，那只是近代汉语内部的一个分期，不能跟古代汉语和近代汉语鼎足三分。

在为刘坚《近代汉语读本》（1985年）写的序中，吕先生又说：

把五四运动定为现代汉语开始的时期是合理的。

1986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二次近代汉语讨论会上，胡明扬在提交给会议的《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一文<sup>①</sup>中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不晚于隋末唐初，下限不晚于《红楼梦》以前”，其他到会的研究者在讨论中，也提出了另外一些不尽相同的意见。

上述诸家对于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虽不很一致，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三点相同的认识。

（一）大家都同意使用“近代汉语”这个称呼。虽然术语的问题是本质性的，但是一门学科的确立，研究者们使用一致的称呼毕竟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以前指称这个历史时期的汉语没有统一、明确的术语而任意使用“古白话”、“早期白话”或“中古、近古口语”等多种名称的情况，也有利于经过讨论，确定“近代汉语”这个重要术语的科学含意。

（二）大家都同意近代汉语是汉语发展史上一个独立的阶段。以前的许多古代汉语论著和教科书，在它们的论述、举例或选注作品篇目时，都有意无意地把古代汉语研究范围的下限放在清代末期，以与一般认为自五四时期开始的现代汉语相衔接。有不少著作认为，近代汉语只是古代汉语内部的、与文言相并列的白话系统。其实，随着实际语言的不断发展演变，以先秦两汉文献语言为

---

<sup>①</sup> 该文已编入论文集《近代汉语研究》，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规范的文言在魏晋以后已严重脱离口语，这种文言不能与活生生的近代汉语相提并论，更不能以这种文言在书面上的覆盖面为标准，把近代汉语卷裹进古代汉语，硬使两个不同质的语言历史阶段混而为一。这不仅不符合汉语发展的真实情况，也使古代汉语的体系混杂紊乱，徒然增加古代汉语学科的额外负担。

(三) 诸家对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有迟早不一的参差情形。若将不整齐的部分暂时切除，则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半期是大家基本上能够同意的近代汉语时期。

我们觉得，认识上的这三个共同点是重要的，在目前的语言学界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些大致相同的认识对于近代汉语的研究和教学都很有实用意义。

如何认识近代汉语的历史范围？我们认为不必单纯使用划界切分的办法。诚然，划界切分是历史学科的分期中常用的方法，而且在像革命史、政治史等学科中，有时也是很适用的。但在汉语史的分期问题上使用这种方法却会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道理很简单，汉语在几千年中的发展变化始终是缓慢渐进的。在任何一个时期，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只是语言的渐变，而缺乏类似革命史、政治史中那些足以划分新旧时期的突变。要在汉语发展线索上的某个部位切上一刀，作为前后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往往是既可以找出支持的根据，也可以找出反对的根据。更何况汉语区域广大，各种方言在语音、语法和词汇诸方面的非同步发展，呈现出极其纷繁错综的状态。这些恐怕是对于近代汉语上下限看法未能统一的主要原因。

在认识近代汉语历史范围的问题上，我们觉得，可以确立下面两条原则：

(一) 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

(二) 前后阶段可以部分重叠的原则。

先说第一条原则。大多数专家对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为近代汉语阶段的认识比较一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段时期的汉语和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差异较为显著。可以暂将这段时期认为是近代汉语历史范围的主干部分。主干部分是近代汉语诸方面的特点表现得较成熟、较典型、较充分的时期。这样的认识原则有没有理论上的根据呢？有的。事物的发展有一种积累性的变化，可简称为“积变”。比如在汉语发展史上，取两个相近的时点（相隔十年、二十年）来观察语言的演变情况，旧质的消亡和新质的生长都是很有限的，如果我们取相隔五六个世纪乃至更长时间的两个时点来比较，就可以发现显著的变化，因为旧质的消亡和新质的生长都有了充分的积累，这就是积变。把这种积变原理运用到汉语史分期上，就形成了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

这条认识原则也有实践上的根据。就拿汉语研究来说，当我们在苦苦寻找近代汉语上下限在哪里的时候，为什么不问问古代、现代汉语的上下限又究竟在哪里呢？如果古代汉语下限和现代汉语上限已经规定得很实在，大家看法很一致的话，那么近代汉语的上下限也就不成其为问题了。事实上可以说，古代汉语的下限和现代汉语的上限，迄今也还没有明确统一的、经得起推敲的结论。但是，这并没有（至少到目前还没有）严重阻碍学者们对古代、现代汉语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这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在古代、现代汉语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已经有意无意地实行了认识主干部分的原则：古代汉语大抵以先秦汉魏为主干部分，现代汉语则以五四运动之后为主干部分。

再说第二条原则。第二条原则是第一条原则的补充。第一条原则认识主干部分，第二条原则处理非主干部分。汉语史上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应该有自己的主干部分，但仅仅认识主干部分是不够的，那样汉语史就会分成为几段互相割离的断片。非主干部分是联

系前后两个主干部分的纽带，也是前后两个语言历史阶段相交替的时期。前一阶段语言诸特点(旧质)的减少和消失，后一阶段语言诸特点(新质)的萌生和发展，在非主干部分表现得最为显著。汉语旧质的消亡和新质的生长往往是同时并行的，往往是自始至终都伴随、扭结在一起的。希图在非主干部分找个适当的部位切上一刀，使前后两个语言历史阶段各归一方的作法与汉语演变交替的实际情况不甚符合，因此，无论在哪儿切下这一刀，都会碰到不少麻烦，都会引来反对或不同的意见，实在是种吃力不讨好的作法。我们认为，非主干部分应该是前后两个阶段的共管地带。从旧质的逐渐消亡着眼，非主干部分是前一阶段的下沿；从新质的逐渐生长着眼，非主干部分同时又是后一阶段的上沿。非主干部分历史跨度的大小，应根据语言诸新质和旧质交替的速度而确定。鉴于汉语发展演变比较缓慢的实际情况，非主干部分的时间可以放得长些。即使非主干部分的时间相当于甚或超过主干部分，也并不是奇怪的事。

根据上述第二条原则，在认识近代汉语阶段主干部分为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的基础上，其上沿可以向前推几个世纪。如主要抄写于晚唐五代的敦煌变文，有可能早于晚唐的王梵志诗，五代时期成书的禅宗著作《祖堂集》，北宋的二程语录等文献，也应该是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因为近代汉语的若干特点，在上列文献中已经出现，如从敦煌变文的异文别字中，已可以发现浊声母清化、闭口韵和入声消失的早期迹象。近代汉语的下沿可以向后延伸一段时间，清代中叶的《红楼梦》，中叶以后的《儿女英雄传》、《龙图耳录》，清末的《官场现形记》等作品，也应该是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这些作品自然也可以作为早期材料，成为现代汉语的研究对象)。因为在上述作品中还可以见到近代汉语的某些特点，例如仍然使用助词“将”(位于动词之后，走将进来)和副词后缀“生”(好生

快活),等等。

总之,我们不采用单纯划界切分的方法,而是暂把南宋、元代、明代和清代前期认为是近代汉语的主干部分,其上沿应该向前推几个世纪,其下沿应向后延伸一段时间。至于前推、后延到什么时候,现在作结论还为时过早。这有待于对近代汉语以及古代汉语、现代汉语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后,再来妥善地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解决近代汉语历史范围的问题上,本书的主要兴趣不在规定其两端的时限,而是换了个着眼点,首先确定中心部位,然后向两端延伸,以使读者能够大体把握其历史范围。

以上我们将近代汉语分作主干部分和非主干部分,是为了论述其历史范围的需要。这并不意味主干部分是主要的,非主干部分是次要的。从汉语史研究的角度着眼,主干部分与非主干部分并无主次之分。主干部分自然是很重要的,这毋须多说,而非主干部分是语言新质与旧质交替演变较显著的时期,语言现象特别丰富,也特别复杂,解决汉语发展中的许多重要问题,都离不开对这一时期这些语言现象的观察和分析。在近代汉语研究工作中,非主干部分同样是不可忽视的。

## 二 近代汉语的历史地位

近代汉语的主干部分即长达六个世纪左右,如果适当考虑它的上下沿,可能共有十个世纪左右。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近代汉语作为汉民族交流思想的工具,为社会、经济、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无法估量的巨大贡献。

近代汉语是从古代汉语发展演变而来的。与古代汉语相比,近代汉语在词汇、语法、语音等各个方面都有自己明显的特点。这个阶段产生了大量的新的词语。这些新的词语一部分表达原有的概

念,另一部分则表达由于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产生的新的概念。同时,古代汉语里的许多词语,在近代汉语里具有了新的意义。从词语的内部结构来看,双音词、多音词的数量大大增加,出现了多种具有固定形式和能产性质的多音词语结构,如“不僧不俗”、“不荤不蔬”(不A不B)、“挑三窝四”、“拿三搬四”(A三B四)、“七肥八瘦”、“七断八续”(七A八B),等等。此外,还涌现出一大批新的成语、谚俗语、歇后语、偏义语、隐语、行业语、术语以及外来语等。这些数量庞大的新的词语和词语的新义使近代汉语的词汇面貌焕然一新。

近代汉语语法也很有特点,如前缀、后缀的使用比较频繁,常见的前缀有“阿”(阿谁,阿你),兀(兀谁,兀那),老(老哥,老弟),打(打睡,打探),所(所愿,所烦),有(有负,有失),等等。常见的词尾有“子”,“儿”,“头”,地(立地,坐地),当(问当,记当),自(犹自,竟自),来(都来,总来),生(好生,怎生),家(婆娘家,衲僧家),行(咱行,谁行)等。这些前缀、后缀多数是近代汉语阶段产生的,也有少数出现较早,但近代汉语里使用得比较普遍,而且用法也比较复杂。比如后缀“头”在南北朝时代已经出现,但只是充当名词后缀(且使用率较低),到了宋代的口语文献里,除了大量充当名词后缀外,还可以充当副词后缀(竞头,争头,明头,暗头——这些词在句中充当状语,具有副词的性质)。<sup>①</sup>

在句法方面,近代汉语里出现了许多新的句型,如:“难道这二百五十两银子都是我自己的不成?”(难道……不成?)“连我母亲处也未可使他知道。”(连……也……)“我若见这臭老婆,问教口哑。”(动词+教+补语)“师拈一块土,度与僧曰:‘抛向门前著!’”(……著,表祈使)“五娘,救小的则个!”(……则个,表祈使)“被一

---

① 参见本书陆《语法·词缀》。

人抱住刘知远。”(被动者置于动词之后)“被郭威将阿里罕杀了。”(被动式、处置式混合句型)“将牌打得粉碎。”(处置式与结果补语混合)等等。

近代汉语语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声母方面,如从双唇音(帮系)里分化出唇齿音(非系),北方话里的全浊声母归并入清声母,等等。韵母方面,如北方话里韵尾-p、-t、-k消失了,闭口韵尾-m 并入了-n,等等。声调方面,如北方话里平声分为阴阳两类,原全浊声母的上声字转化为去声,入声字归并入平、上、去三声,等等。

从上面举例中,不难看出,近代汉语具有区别于古代汉语的一系列的特色。大量新的语言现象(当然不止上文说的这一些),使得汉语的历史更加丰富多彩。

近代汉语不仅具有多方面的特点,而且比之古代汉语,是更为进步,更为发达的语言。新词、新义的大量出现,双音、多音词语的比例大大提高,多种新的句型频繁使用,使汉语反映概念更加精确,表达思想有了更多的形式。这只要举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长篇巨著之所以产生于明清时代,固然是文学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应该是语言发展的结果。很难想象,若使用古代的文言,能如此流畅无碍、舒卷从容地描绘出广阔而又细腻逼真的社会图景,刻画出各个阶层、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众多人物形象。这样的任务,是由近代汉语胜任愉快地完成的,这就说明了近代汉语的发达程度。我们这样说,丝毫没有贬低古代汉语的意思。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人类语言也随之发展和进步,这本是很自然的事。

近代汉语位于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这种特殊的位置使得近代汉语在汉语史的研究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汉语几千年的发展未曾出现重大的断裂,是一个自古至今连贯的过程。探索汉



语发展的来龙去脉,寻求其演进、变化的种种规律,是汉语史研究中最引人入胜,也最有价值的课题。而这种纵向研究的许多问题都必须经过近代汉语阶段才能得到完满的解决。

举个例子。古代汉语疑问副词“岂”除了常见的表示反诘语气的用法(相当于“难道”)外,还有表示反复问的用法(相当于疑问副词“可”),例如:

(庄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耶?”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

荆轲曰:“愿得将军之首以献秦,秦王必喜而善见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搥抗其胸,然则将军之仇报,而燕国见陵之耻除矣。将军岂有意哉?”(《战国策·燕策》)

(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这种“岂”在近代汉语文献里多写作“可”,例如:

可是菩提耶?(《祖堂集》卷三,司空山本净和尚)

可更吃茶么?(《五灯会元》卷十八,左司都旣居士)

你爹娘可有?(明成化说唱词话丛刊《刘知远还乡白兔记》)

但不知他可肯哩?(《醒世恒言》卷二十)

大老爷这些时边上可有信来?(《儒林外史》第四十二回)

现代方言中也有和上述“岂,可”性质相同的疑问副词,如合肥话中的“克”:

你克相信?(=你可相信?)

你克喜欢看电影?(=你可喜欢看电影?)

昆明话中的“格”:

你格认得?(=你可认得?)